

動中有靜 靜中有動 的多彩人生

# 鄭文雅 遊走藝術圈 把愛好做到極致

1979年，19歲的鄭文雅帶着少女的青澀與「回眸一笑百媚生」的神色，走入大眾視野，成為香港小姐冠軍，隨後在香港影視界建立起屬於自己的一片小天地，也因其曼妙的身姿成為金像獎獎座的設計靈感。然而，如今她早已由演藝圈跨進藝術圈，工作生活的重心從表演藝術轉移到文化藝術，但都是在自己熱愛的藝術世界裏閃閃發光，帶着在跳高、打高爾夫球等運動中養成的專心，踏入書法、陶藝、篆刻、攝影等領域，將自己「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」的多種愛好發揮到極致。

◆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兩竹、焯鈴

鄭文雅有很多興趣，包括高爾夫球、陶藝、攝影、戲曲等，她50歲後開始學書法畫畫，疫情期間無法旅行和聚會就集中練習書法，由行書到大篆、小篆、隸書、草書，差不多所有字帖都臨摹過。她喜歡陶藝，更將陶藝與雕刻結合，近日在「香港內地篆刻水墨藝術作品邀請展」上展出她以木刻和陶雕結合成的作品《蘭亭序》及系列陶雕。她向記者講述了兩套篆刻展品的創作歷程，以及她從豐富的人生經歷中汲取的營養與獲得的感受。

## 座右銘是「天天向上」

鄭文雅的第一幅作品，是在半個木製廢棄麻雀枱上刻的、東晉書法家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。她說：「王羲之的過去從未將字刻在石頭或木頭上，因此這次創作是有新意的、也極具挑戰的嘗試，我刻每粒字都需要一小時左右。紙本會隨着歲月的流逝而淡化，因此想到將《蘭亭序》刻在保存時間更久的木板上。這版《蘭亭序》中，也有『劃掉』的部分，像是用墨跡覆蓋了錯別字。王羲之在寫字時，若寫錯了字，就隨性劃掉，然後接着寫，可能就是隨他隨性地寫這個字，才更能寫出他的氣韻。」

鄭文雅在兩塊陶板上題了詞，是一些有人生哲理的標語，在1,260度的窯中燒製出來，並添到木板上，讓整個作品多了別樣的韻味，也有了亮點。她解說道：「陶板的製作工序很繁瑣，要先拆泥，後用滾筒將泥碾平；當泥乾濕適中時，才適合刻字，因為太軟沒法刻，太硬又不易刻，因此『要和泥巴搶時間』。刻完字後，要經過打磨、風乾、塑燒、上釉、釉燒等工序，才能獲得一塊完整的陶片。有時如果陶板在窯裏開裂，就要重複整個製作過程。而且泥巴也會浪費了，泥巴是要外地進口，成本不低。」

另一套陶板作品則刻着幾個風格迥異的粵語俗語，如「唔使計較」（不用計較）、「喇一陣」（歇一會）等。這套作品的頂部，是鄭文雅臨摹毛澤東主席的字體刻出的「天天向上」，她說這四字也是她的座右銘，「『向上』就是不要停留在舒適區」。她稱這些都是「試驗品」，因為在完成她真正想雕的《心經》前，她要試驗一塊適合創作的板的最大尺寸。「就像以前的人燒瓦，瓦要有一個固定的尺寸，太大会在窯裏裂開。」因此她要試驗一塊泥在多大的情況下可以安全燒出。現在她已經根據自己的《心經》書法，將其刻在了25塊與展出尺寸一樣大的泥板上。「沒有一個字是完全一樣的」，因為「雙手創造的東西就是獨一無二」。

在刻這些作品時，鄭文雅的手指關節有些發炎，但她依然享受這些創作過程，「我享受自己專一地做一件事，然後去完成它。」她說丈夫盧哲輝總要提醒她記得吃飯，因為她常在木板旁坐很久。此外，她喜歡在白天光線足的時候刻字，因質量更高。她亦說自己「跟着太陽運轉」，在新界長大的她一直很喜欢明媚的陽光，太陽也給了她很多能量、促進了她積極洋溢的精神狀態。

## 做陶藝要帶些童真

鄭文雅平時也常做瓷器，她說，幾千年來，人們做陶藝的那個圓盤一直都在，即便現在有了電動陶藝工具，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技術，反而還會有不少人在追尋人類最初的模樣，人工智能無法取代人類的雙手。「人有一雙手，就是用來做事的。」她自述曾義務教過有智力障礙的學生10年陶藝，當這些學生用手做事時，他們的智力也會增長，「有位學生本患有自閉症，但後來可以慢慢與人交流，這就是『手腦共用』的益處。」

鄭文雅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接觸陶藝，她認為做陶藝要帶些童真，她也強調了「玩」陶藝這個表達，說帶着童真的作品才能引起觀者的共鳴。對於如何讓自己心無旁騖地創作，她說自己只要動起手來，就兩耳不聞窗外事，這也與她自幼開始運動有關係。「我從前跳高，一看見那根杆、準備跳時，就是百分之百的專心，我打高爾夫球也是。」

而讀書時代已是運動健將的鄭文雅，運動細胞活躍度從未停止，婚後與丈夫齊愛上打高球，她好學的性格和毅力令她由愛好高球到成為專業，更成為首位入選香港女子高球代表隊的華人，最終她當上高球教練，寓興趣於職業，賺取收入滿足自己追求書畫和陶藝的愛好，是再好不過。

## 看過世界風光 最愛祖國文化

除在室內與怡情的藝術融為一體，鄭文雅也熱衷於到處旅行。足跡遍布多個國家的她，仍鍾情於中國文化。

## 鄭文雅的人生哲學

1979年香港小姐冠軍鄭文雅多年來活躍於藝術界，在攝影、陶瓷、書法和雕刻等領域均有鑽研並取得成就。她說：「我從來不設定目標，隨心做所有事情，隨緣很重要，不需要給自己壓力。每做一件事情，做到你自己最好，上天會眷顧一些勤力及努力達成每一件事的人。」

目前為止，鄭文雅在各領域取得的成績：

- 1) 跳高：1978-80年全港女子跳高紀錄保持者。
- 2) 選美：1979年香港小姐冠軍兼最上鏡小姐。
- 3) 影視：拍了兩年劇集，參演電影超過40部，第一部是1982年和譚詠麟合作的《小生怕怕》。
- 4) 攝影：16歲開始拍照，後來去在紐約學黑白相，創作了許多人物影集。
- 5) 高爾夫球：每天苦練12小時，將高爾夫球當成

了一種人生挑戰，最終成為專業的高爾夫球教練。鄭文雅每次拿起高爾夫球桿都充滿自信，運動讓她感受到快樂和成就感，臉上總會洋溢自信的笑容。

6) 陶藝：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跟老師學習，到後來擁有自己工作室教授徒弟，投身陶瓷藝術達20年，做陶瓷是有時需送禮給朋友。創作陶雕刻字及木刻《蘭亭序》等作品。

7) 書法：學習逾十年，一班書法好友2019曾舉辦香港刻字藝術作品展，將書法《蘭亭序》雕在木及陶瓷上作為展品。最近又有「香港內地篆刻藝術作品邀請展」及「香港刻字藝術作品展」。



◆鄭文雅常通過陶雕及木刻修心養性。

她熱愛祖國的錦繡河山，尤其喜歡貴州充滿少數民族特色的區域。她說，過去貴州的少數民族都很貧困，於是她買了些衣服送給當地人，她至今還存着那些民族繡花服裝。她表示以後要將這批衣服捐給本地博物館，將瑰麗的、具有中華元素的服飾保存並展出。

她亦稱，自己從1979年起親眼目睹祖國一路進步，她很自豪。她認為中國人民只有扎根於中國文化，才有出路。她說自己不需成為特別偉大的藝術家，「我們有儒家文化，有道家文化，也有孟子文化、老子文化；每天傳承我們的文化就足夠。」她強調，年輕人不應對自己的文化「妄自菲薄」。「現在流行漢服，我們也有旗袍，這都是中國文化中好的東西。」她說中華民族可以千年來不被他國「打散」，文化底蘊是其中最關鍵的一部分，因此文化傳承也是一個民族最重要的事。

鄭文雅對祖國文化的滿腔熱忱也不止於書法及篆刻作品。常用鏡頭捕捉瞬間的她，也有前往內地紅色革命根據地攝影的計劃。這個攝影計劃於三年前在福建萌生，但她近日展覽及演出繁多，目前還未能繼續踏上這段長途攝影之旅。她還調侃，希望老公能批准。這段旅程或持續一個月，其中有些較遠的地點需搭乘飛機，但她更希望自駕前往。她亦說，有幾個跟她學高球的學生表示可以一同上路，「教練，我們負責開車，你負責拍攝。」

## 隨緣是豁達的人生態度

坊間一直盛傳，香港電影金像獎獎座上的女神造型，是依照鄭文雅的身材剪影設計出來的。她對此解釋道：「當年一班人搞香港藝術家聯盟，有謝宏中、施養德、黃霑等人，而我代表陶藝界，金像獎大會說要設計獎座，搵我們去幫忙，我記得施養德畫草稿出來，很快畫了兩條線，然後加了菲林圍着獎座女神。女神像的比例不是我的比例，手腳全部拉長了，不是真正人體的比例。」

談到此前出版的影集《把緣留住》，鄭文雅表示其中很多人都是自己在不同領域認識的，在與他們交流互動的過程中，大家也在互相影響，「人就是互動性的。」為製作影集，她用了一年時間，因很多被攝者都很難約，比如譚詠麟。她說給譚校長拍照的時間只有5分鐘。對於如何在有限時間內拍出理想的照片，拍菲林相片出身的她表示，菲林相機常用高成本的感光底片膠卷，與現在可以連拍的數碼相機不同。當年拍菲林相片時，大家都很謹慎，爭取每張相片都一次性拍好，所以她早已養成按下快門前就在腦中構好圖的習慣。

她說在攝影中，沒有完全一樣的相片，因為人的動作在變，地點的光線也在每一秒內變化，所以她經常本着「隨緣」的想法攝影。比如去黃山時，連續7天都沒有雲海，這時在等待的過程中，她就會隨緣，因為她明白，一張理想的相片需要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」。

鄭文雅也一直在做公益，她說希望慢慢將財富「歸還社會」。她表示，最希望利用自己的技能為有需要的團體籌款，比如之前通過唱歌為流浪貓狗籌款，為牠們尋到收養家庭。她認為做慈善要與人接觸、產生心靈的碰撞，這樣才「更接地氣」，也更懂得他人需要什麼，若只是捐錢，可能就看不到受捐者生活的真實面貌。

能在自己酷愛的領域隨心暢遊，是一大幸事，而通過興趣塑造出自己神采奕奕的精神面貌，也是一大成就。對於鄭文雅來說，有錢、有閒、有熱愛、有期盼，這或許就是嚮往的生活。



◆鄭文雅的陶雕《蘭亭序》作品要通過多個步驟完成。受訪者供圖



◆鄭文雅同樣熱愛粵劇藝術。受訪者供圖



◆鄭文雅特別在星光大道與女神像合照。受訪者供圖



◆鄭文雅在「香港刻字藝術作品展」現場。

特寫

## 婦唱夫隨的安逸生活

提到攜手走過多年的丈夫，鄭文雅表示自己很幸福，因為丈夫常一手操辦很多事。她亦談及雕塑老師沈默在她婚前給出的「忠告」：若想做一個藝術家，就不能管家裏的事。合意的是，丈夫盧哲輝剛好喜歡去街市買新鮮的蔬菜瓜果。鄭文雅還分享，丈夫之前去針灸中醫師向他求鄭文雅篆刻印章，回家後問妻可否幫醫生刻個圖章，圖章刻好後，他便問鄭文雅上面是什麼字，還指着上面的「印」問是什麼？當中醫師收到印章讚賞他太太時，他就非常有自豪感！

鄭文雅曾跟丈夫說，她不需看懂行書或篆書，只需要欣賞並感受，看自己是否喜歡那些作品。她寫出五幅《精忠報國》和《滿江紅》時，也會問丈夫哪幅好？由這個門外漢做評鑑。在她的薰陶下，盧哲輝已經開始懂一點書法了。她說：「人不需要『懂』藝術，只要在看到喜歡的作品時覺得『鍾意』就可以了。」

談到「30歲退休」這件事，鄭文雅認為自己很幸運，因為她活躍在香港電影蓬勃發展的時候，同時參演了很多令她感覺快樂的喜劇。她說那時的片酬足以買房，因此她現有的收入來源有一項就是「收租」。這也要感謝提名她參選港姐的宗維康。當年住在上水的鄭文雅通勤不便，而那時從不買房的、70多歲的宗先生建議她買間離工作地點近、交通便利的房子，這也讓她受益至今。

搞藝術實在花費金錢，除了租金收入，當高球教練也是一個收入來源，這些都是用來支持她發展一個又一個的藝術興趣。